

昏恋

HUNLIAN
SHIYIDAONANJIEDETI

是一道难解的题
傅廷桢◎著



内蒙古出版集团
远方出版社

014034195

1247.57
327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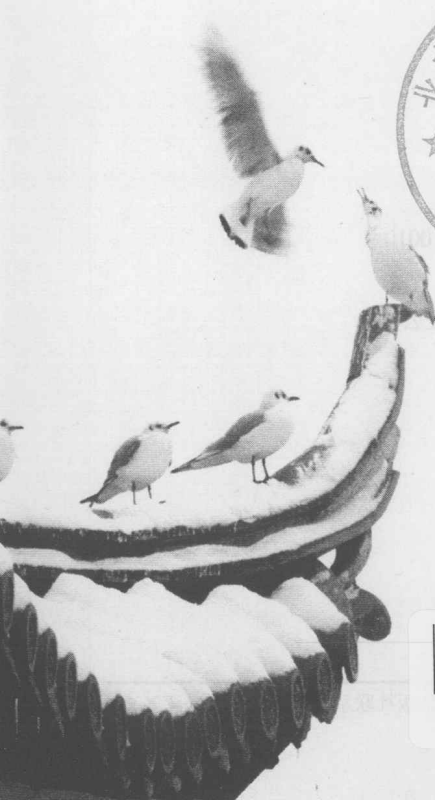
昏恋

HUNLIAN
SHIYIDAONANJIEDETI

是一道难解的题
傅廷怪 著



1247.57
3275



北航

C1722470

内蒙古出版集团
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婚恋是一道难解的题/傅廷桢著.—呼和浩特:远方出版社, 2013.9
ISBN 978-7-5555-0023-0

I. ①婚… II. ①傅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08280号

婚恋是一道难解的题

作 者 傅廷桢
责任编辑 韩 芳
封面设计 阿 荣
版式设计 韩 芳
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
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
(电话 0471—2236466 邮编 010010)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880×1230 1/32
字 数 157千
印 张 7
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
印 次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
印 数 1—1000册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55-0023-0
定 价 2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

前 言

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，男欢女爱是人性使然。然而，相爱相悦的类型确是千差万别，无其不有。有的是符合常规，在人们意料之中；有的是人们意想不到的。这也应该是人性不同所至。长期以来，人们一直就说，爱是没有理由的。无数事实证明，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。进入现代社会以来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思想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，让人想象不到的婚配层出不穷。这一社会现象在合理合法地强迫你去接受。面对这一现实，不管是哪一类人群，都应该而且只能尊重他们各自的选择。

1

她总算是离婚了，彻底地解脱了。然而，她并不轻松。离婚使她身心蒙受的压力太大了。

她从法院出来感到精疲力竭，就像是大病了一场，身上软得连自行车也跨不上去。如果没有自行车在支撑着，她可能会摔倒在路上。

这张离婚证书代价实在是太昂贵了，它是用自己的“不贞不洁”换来的。这到底值不值得、合算不合算，她实在是顾不上考虑那么多了。

七月的天气，临近正午，晴空万里，骄阳似火，沥青路上的油都被烤出来了，走上去软软的，就像是走进沙漠里似的。而且，不管是自行车还是脚，只要是踏下去，它就死劲地往住粘，举步异常艰难。对梅俏雪来说，更像是在拖着一个千斤重物，每迈一步都非常吃力。究竟用了多长时间？是怎么上的楼？她自己也不知道。

梅俏雪年已三十有二了，按说该是家齐事成的时候了。可现

在却落的个孤身一人。虽说这次离婚对自己是一个彻底地解脱，但是过去这一段曲曲折折的道路，回想起来真是令人感慨万千。

她躺在宿舍里，头昏昏沉沉的，可是又毫无睡意。她饭也不想吃，水也不想喝，思绪乱糟糟的。

单位的同事来看她，她也无心应答，只是向来看她的办公室主任请了两天假。因此，大家只是来看望看望、安慰安慰她就走了。她静静地躺在那里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屋顶上那盏关掉了的日光灯，一会儿想这儿，一会儿想那儿，杂乱无章，漫无边际，但是，没脱离开自己经历过的酸甜苦辣。就这样，她把她三十多年来走过的路翻来覆去地想了个遍。

2

她有过一个金色的童年。她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，父亲是荣昌市法院的院长，母亲是市二中的校长。这样的家庭，在六十年代的一个县城来说，应该是相当优越的。

父母都是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的，南征北战，辗转了许多地方。由于当时环境、条件的限制，他们到了二十大几、三十多岁才成家。生下她姐姐时，父亲已是三十二岁了，母亲也已二十八岁了。按照传统习惯，家里最好再有个小子，于是她母亲在第二年又怀孕了，可生下后又是个女孩。这时父母双方年龄都大了，加上工作都很忙，就决定不再要小孩了。由于得子较晚，两个小孩又都很活泼漂亮，父母对她们都十分疼爱。尤其是俏雪，虽说不是个小子，但她从一生下来就很讨人喜欢。她脸圆圆的，皮肤白白的，眼睛大大的，又黑又亮，不好哭闹，很爱笑，一笑还有两个小酒窝。她成了父母的掌上明珠，同时也成了叔叔阿姨们解心宽、逗乐的一个好去处。她家离机关不远，人们漏开空就想去逗逗她。她很识惯，凡讨人喜欢的孩子免不了撒娇，但她只娇到

大家喜欢的程度。她很聪明又大方，让她唱她就唱，让她跳她就跳，从不忸怩。她唱歌、跳舞样样都行，上幼儿园时就在县里举办的文艺晚会上表演过舞蹈。诗歌朗诵比赛上她还得过奖。小学她是少先队大队长，中学虽不像在小学是全校出名的学生干部，但一直是班干部、三好学生。她的学习成绩在全年级是拔尖的，优异的成绩摆在那里，没有不佩服她的，就连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对她也有几分敬重。

在她上小学的时候，她父亲因为对形势发表了一些看法，被打成“反社会主义分子”，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。她母亲也被抽到地区形势教育学习班参加学习。名曰参加学习班学习，实际是受了丈夫的牵连，被派去受训。家里只留下俏雪和她还未成年的姐姐。那年她才九岁，但她很懂事，不仅能自觉完成自己的学业，还能主动帮助姐姐做饭，料理家务。她每天不用叫早早就起床，穿好衣服，洗了脸，准时去上学。中午晚上放学后，她很少在学校和路上逗留。老师、同学对她的处境很同情，但都爱莫能助。

一个和睦温馨的四口之家顷刻间被分割成三处。

在放学的路上，赵丽丽和俏雪说：“下午上学咱俩一起走，你等我的。记住，一定要等我啊。”

“行。”她们俩住的不远，上学、放学常常是一起去一起回，几乎是形影不离。就这样还怕相跟不上，在分开的时候赵丽丽还总要安顿一番。

赵丽丽下午来叫俏雪时，俏雪还没吃饭。丽丽说：“这会儿还没吃饭，等你吃了饭咱们保准要迟到了。”

俏雪也在着急。姐妹俩一回来就忙着做饭。平时她们中午总是吃点粥啦、拌汤啦等好做的，要不就是吃头天晚上剩下的。今

天是米、面都吃完了，只找到了一点莜面，她们打算用这点莜面做山药丸子吃。做山药丸子很费功夫，她们又没做过，只是过去看妈妈做过，她们就试着做起来，紧做慢做做到了现在。

听了丽丽说的话，俏雪有好一会儿没说话，她在想：“是啊，要是等我吃了饭，肯定会迟到的，可是不吃饭实在是饿呀，现在肚子里就咕噜咕噜地总在叫。但是能有什么办法呢，只能是饿着肚子去上学了。”于是她低声地对姐姐说：“要是等咱们吃了饭，真是要迟到了。”

“嗯，那不吃你能受得了吗？”她也知道今天这顿饭是吃不上了，也想过不吃就去上学，可她怕妹妹饿，一直没说。既然妹妹说了，她也同意不再做了，准备去上学。

丽丽觉得似乎有点不可思议，说：“那怎么行呢？不吃饭怎么行？”停了停她又说：“走，到我们家去吧，看有没有可以吃的。”

说着，三个人就到了丽丽家。丽丽妈一听，忙着就给她们姐妹俩张罗着热饭。可丽丽家剩下的饭菜也很有限，丽丽妈想尽了办法，东拼西凑，连饭带菜、连汤带水给姐妹俩端上了两大碗。这些不管能不能顶饭，反正是热乎乎的两大碗，至少可以暂时解决姐妹俩的饥饿问题。丽丽妈怕止不住两人的饿，又给她俩拿了两个煮熟晾干的大玉米，打发三个人上学去了。

远在二百多里之外的妈妈，把自己的苦全抛在了一边，无时无刻不在想念自己丢在家里的孩子。俏雪姐妹俩，过去一直是在父母羽翼下无忧无虑地幸福地生活着。这一下子把她们丢在家里，当妈的怎能够放心得下呢！她心如刀绞，度日如年。她想，孩子们一定是有一顿没一顿的，冷一口热一口的。身体一定饿瘦

了，家里肯定是乱作一团。

张素雯在学习班学了三个月。当她学习期满回来后让她大吃一惊。家里料理得有条不紊。姐妹俩的学习、生活和她走前差不多，只是两人都明显地瘦了。看到这些，她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两个幼嫩的孩子，又有繁重的学习任务，能做到这样，真是难为她了。想到这里，她眼里的泪水像断线珍珠似的扑簌簌地掉了下来。俏雪姐妹俩也觉得自己承受了超负荷的重担，受了委屈，悲喜交集，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。这时母女三人可能同时又想到丈夫和父亲还在农村经受着改造，几种复杂的心情交织在一起，三人悲痛异常，哭得非常伤心。

生活真是最好的教师。从此俏雪长大了许多，成熟了许多，变得更加稳重、更加文静、更加懂事了。

她在上初二的时候，父亲被抽回来写地方志，才算又恢复了干部工作，四口之家才又恢复了过去的生机。

高一第一学期开学不久，在一次放学回家的路上，丽丽对俏雪说：“今天的数学我一点都没听进去，没搞懂，作业不知道该怎么完成。晚饭后你能不能来给我说一说？你带上你的作业。”

“到我家还是来你家？”

“来我家吧，我们家今天没人。”丽丽边走边喊着说。

赵丽丽回到家后急急忙忙给边晓华打了个电话，让他快点来。

大约六点半边晓华来了。他一进门，赵丽丽就略带迁怨地问：“你怎么这会才来？”

“一放学我就往来跑，现在才六点半，不算晚吧。”边晓华陪着笑脸解释着。说着，他走到了丽丽跟前，揽住了她的腰。边

晓华比她高一头。他们是在一次滑冰时认识的。

“我觉得已经等了有两个小时了，你吃饭了没有？”赵丽丽说话时仰起头看着边晓华。

“没有。”边晓华说着便急切地吻住了丽丽的嘴。

大约过了有两分钟，赵丽丽才腾出嘴来说：“我也没吃。我妈不在，咱们自己做着吃吧。”说着她拉着边晓华到了厨房。这里她每天都来，可是找起东西来却非常生疏。米在哪，油盐酱醋又在哪，她一概不清楚。他们家只有两个孩子，她哥哥和她，她哥哥大她五岁，父母对她娇惯得很。她在家基本上是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，吃饭不管闲事。

她翻了半天，想找点现成的吃的，却没有找到。找到了一个面袋子，她回过头来对边晓华说：“咱们吃面片吧。”

“行，做熟啥吃啥。”

她挖了一碗面，只倒了一次水就倒多了，又掺了好多干面，揉搓了半天，才勉强弄得像一块面了，但是软得简直不能擀。最后还是边晓华连擀带扯地给弄开了，但薄厚很不均匀。就这样两人吃了一顿既有面条又有面片还有疙瘩的“四不像”饭。

放下碗筷，两人匆匆洗涮完后到了外屋，坐在了自制的沙发上。

“你下学没回家，家里会不会说你？”丽丽问道。

“没事。”边晓华说话中搂住了赵丽丽，问道：“你爸妈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不会早回来，他们每次加班都得很晚才回来。”

边晓华掉过头去靠住了丽丽的脸，丽丽扭过头来吻住了边晓华的嘴，两人紧紧地搂抱在了一起。

正在这时，俏雪推门进来了。看到这个场面，她很惊奇，也很尴尬，搞得她手足无措，想退出去又有点举棋不定。丽丽他俩虽然停止了亲热，但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是好，两人呆若木鸡地坐在那里。

俏雪这时很难为情，觉得自己来的真不巧。可是，这是丽丽要她来的。

在她跟边晓华约会的时候，早把俏雪要来这事忘到了九霄云外。

俏雪觉得，如果什么话也不说就退出去不好。再说，自己如果不帮她，今天的作业完不成，明天她肯定得挨老师批评。于是，她打破了这个僵局：“你的数学作业会做了吗？”

“不会。”

“那我一会儿再来。”她说着想转身退出去。

“别，别走。你不帮我，我今天的作业肯定完不成。”说话中她把目光投向了边晓华。

边晓华会意地站起来说：“那我先走了。”

“行。那你走吧。”赵丽丽无可奈何地说。

边晓华走后，赵丽丽羞红着脸，一句话也没说，便投到了俏雪的怀里。

“起来，我给你讲数学。”

“行。”丽丽心里忐忑不安地说，“刚才那事你千万别说出去。”

“我哪有那闲工夫管你们这些事。”

“谢谢啦！”赵丽丽还是红着脸感激地抱了抱俏雪，坐起来听俏雪讲解数学。

3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俏雪很快就到该考大学的时候了。

一天，俏雪放学回家后，把在学校得到的好消息埋藏了起来，和往常一样，放下书包就帮妈妈去做饭。她先是削山药、剥葱，然后是拉风箱，（当年只有用风箱鼓风才能使做饭的火更旺）手脚一刻也不停歇。

等到爸爸、妈妈、姐姐都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，她十分平静地说：“今天班主任老师说，学校要保送我上清华。”

听到她这么一说，全家人都停下了筷子，惊奇地、目不转睛地看着她，几乎是异口同声地问：“真的？”

爸爸和妈妈又接着问：“共保送了几个？”

“这么美的事能让你摊上，你的运气还真不赖。”姐姐十分惊喜地说。

妈妈又问：“共保送了几个？”

俏雪克制住自己内心的激动，仍然十分平静地说：“全校共保送三个，北京大学一个，上海复旦一个，让我去清华。”

妈妈确认这是真的后，高兴地、略带迁怨地说：“你怎么不早说，早说咱们今天就该做一顿好吃的，庆贺庆贺。”

“是该庆贺庆贺。你爷爷不识字，我只上了个中学，你妈上的是师范，算是个文化人了。但听老辈子人说，咱们家祖祖辈辈都没个大学生。你这一下子就考到了北京，上了全国最好的大学，这真是给咱们家争了光彩。”爸爸接来说。

“不迟，俏雪现在又不走，连庆三天都来得及。咱们来好好计划计划，今天下午吃鸡，明天中午吃鱼，后天做几个菜，正式摆上它一桌。妈，拿钱来。你们顾不上，我帮你们去采购。”姐姐秋韵高兴得一改平时那文静、稳重的性格，半认真、半打趣地说。

全家人你一句我一句说个没完。他们停下了碗筷不想再吃了，按计划做的饭剩下了一大半。

全家人都沉浸在俏雪即将要上清华的欢乐中。

4

梅俏雪的一只脚已经踏入了清华大学，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，大、中、小学全部停课闹革命，她的大学梦转眼就破灭了。梅俏雪和所有那届的同学一样，升大学的愿望一下子全都被葬送了。

那时的年轻人热情很高，对不能升学似乎没有太多的想法，只懂得响应毛主席的号召，去挖“睡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”，去打倒“中国的赫鲁晓夫”，去挖遍地都是的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。他们觉得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，有的人甚至认为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过去总认为自己生不逢时，不能像先辈们那样，可以在激烈的解放全人类的伟大斗争中和敌人展开殊死搏斗。这次他们可盼到这一天了，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大刀阔斧地干革命了。

梅俏雪是“右派”子女，最初是无法参加“红卫兵”的。但她不气馁，凭着一个上进青年的一颗赤诚的心和满腔热血，她处处严格要求自己，不漏掉任何一个能够表现自己的机会。贴大

字报、参加批斗会、大会发言，她都走在头里，力求在各项斗争中经受住考验。至于批斗的对与不对，她没有过多考虑，因为这是毛主席的号召，朝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走肯定没错。批斗“走资派”，批斗“牛鬼蛇神”，这是运动的大方向。当时普遍都在喊这样一个口号：“斗则社，不斗则修。”大家都认为这是一条颠簸不破的、不容置疑的真理。不过，在整个批判过程中，她的批判始终达不到上纲上线的要求。因为她为人比较实在，看待事物、分析问题总离不开实事求是，不会像有些人那样牵强附会、生拉硬扯地无限上纲。所以，她始终没有挤进“造反派”的行列。

动员知识青年下乡开始后，她第一个报名。在城市长大的她对农村生活很不习惯。当时吃的非常单调，好的是咸菜、玉米面窝头，差的是玉米面糊糊、咸菜，过时节吃上顿白面就算不错了。此外，她对锄、割、搂、耙更是一窍不通，只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和一份激情就义无反顾地来到了农村。正因如此，她适应得比较快。因为她深信毛主席说的：“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，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……”所以不管再苦再累，她都会努力坚持，处处严格要求自己。她能虚心拜老农为师，能够不耻下问地向他们请教。她对从未接触过的农活掌握得很快。

房东老大爷老两口对她很好，看到她身子那么瘦弱，遇到太重太脏的活就叫他们的儿子宝生替她去干，宝生也乐意去干。时间一久，人们就传开了，说宝生和俏雪谈恋爱了，俏雪成了老李家的媳妇了……说归说，宝生还是照做不误。

梅俏雪那稳重得体的姿态和在劳动学习中的积极表现，让队里很看好她，她多次被评为“劳动积极分子”。也正因为如此，

再加上她的美貌，令许多下乡知青和当地青年对她垂涎欲滴，但又不敢去追求。

一天，天阴沉沉的，雨一阵小一阵大地不停地下着，村民们都不能下地干活，几个男青年聚在一起喝酒。酒喝多了，他们就在一起不着边际地闲聊，其中一个忽然冒出了这么一句：“你别看梅俏雪平时对人很随和，她可是对我们哪个男的也看不上，条件高着呢。她这人不管对谁都能让你过得去，但是，她总跟你保持着一定的距离。

“距……距……距离？有……有……有什么距离？女……女……人都一样。你只……要和她把……把……把那层纸……捅破，就什……么距离也没有了。”王栓柱平时就有点口吃，酒喝多了说话就更不流利了。

“说得轻巧，那层纸就那么容易让你去捅？谁敢去捅？”另一位接着说。

“谁……谁？我……我……我就敢去捅。”王栓柱逞强地说。

“快别吹牛啦，来喝酒。”

“吹……吹……吹牛？别……别……别那么瞧……瞧……瞧不起人，我……我……我现在就去捅，让……让……让你们看看。”说着他自己倒了一大杯酒，一仰脖子，灌在肚里。没等别人说话，他一推门就出去了。

梅俏雪一个人正在宿舍里看书，王栓柱醉熏熏地闯了进来。梅俏雪感到有点不对劲，但仍然很有礼貌地问他：“你来有什么事么？”

王栓柱没去理会梅俏雪的话，一下子就把梅俏雪摁倒在床